機關刊物

• 司陽 •

前些日子，報上發佈一則消息，說郵政單位不欲續給機關刊物以郵寄上的優待，理由是：機關刊物形式上雖是刊物，實際上却是宣傳品。還特別舉出遠東百貨公司出版的「遠東人」及大同公司出版的「大同」爲例子。（編按：郵局所提減價案未獲通過。）

機關刊物究竟是不是「宣傳品」？從立意去看，這定義可就難下了。

我承認機關刊物是「宣傳品」，道理很明白，因爲，一個機關之所以要辦一份刊物，它的目的，自然是爲了宣傳自身的業績。「遠東人」是，「大同」是；但是，「電視周刊」、「眞善美」（中影出版）是不是呢？而推而廣之，國防部出版的「勝利之光」、「新文藝」是不是呢？「遠東人」、「大同」是宣傳自己的產品；「電視周刊」、「眞善美」是宣傳自己的節目和影片，而「勝利之光」、「新文藝」則是宣傳反共思想。宣傳的標的雖不同，但其同爲「宣傳」，該是毫無疑問的。郵政單位所指的「宣傳品」，是哪一種「宣傳」呢？如果是以「商業」爲範圍，恐怕也不能做到公平合理，「遠東人」和「大同」固然有商業意義，「電視周刊」難道就沒有嗎？甚至郵政單位自身出版的「今日郵政」，經常介紹新版郵票，這是不是商業的行爲呢？

所以，奉勸郵政單位。這主意還是打消的好。

不過，由此倒是使我想到了一些屬於機關刊物的問題。

除了極少數之外，機關刊物的生存，是十分艱難的。它沒有充足的經費，工作人員由於所做的是一項與本機構的發展沒有直接關係的工作，因此不免受到冷落，甚至被歧視。主計單位對它更是頭痛，因爲它總是支出多，收入少，十足是個賠錢貨。它的生存問題是經常被提出來討論的。

大多數的機關首長，對於出版是外行。所以，你所提出來的問題，他聽不懂，因爲聽不懂，他就會懷疑這問題的眞實性。而他所要求的事，又使你根本不可能辦到。例如廣告，在他的想像裏，臺灣工商業很發達，大小公司都有廣告預算，每個月拉一、兩萬元廣告，理該沒有困難。再如發行，他也有他的道理。他說得理直氣壯，可是內行人一聽，幾乎全是笑話。

我曾擔任過一段時間某機關刊物的編輯，那機構有員工數仟人，而這個刊物的出版也有了十多年的歷史，但你不能想像它的稿費每仟字竟低到只有五十元。主管者召集我們開會時却要求它的內容和發行數字達到「讀者文摘」（還不是中文版，而是英文版）的水準。我們要求增加預算，他的答覆是等賺了錢再說。別以爲他是在喊口號。我從他多次談話中看出來，他眞的相信這刊物是能賺大錢的！

我舉出這個例子，絕不是攻擊某人或某機關（因爲我就是這樣被氣走的），目的是在說明機關刊物在面對外行人物領導下的辛酸。這情形想必是很多編過機關刊物和正在編機關刊物者所經常遇到的。

記得曾有人倡議廢除機關刊物，我並不贊成，因爲有些機關刊物不但確有其存在的意義，並且辦得虎虎有生，無論就形式就內容，都不在民間刊物之下。（如『勝利之光』，它的編印都是第一流的）但是，希望主管者能對機關刊物的存在有個持平的認識——它的主要意義是宣傳，不是賺錢，既然它的主要意義是宣傳，它註定是個賠錢貨。這就好像一個民意代表的候選人，他在競選時印製政見傳單，藉以使選民對他有所了解，候選人猶恐選民不接受他的傳單，送得越多，他越高興，哪裏還想過這傳單也能賺錢？從「宣傳」的意義去看，機關刊物跟傳單又有多大區別？

所以，一個機關如果要辦刊物，態度必須嚴肅一點，不能把它當作是種裝飾品，或是爲自己（機關的首長）找個發表文章、訓勉部屬的地方。能免費贈送最好，做不到這一點，至少得提供一筆相當數字的經費，否則，還是收攤子吧！

愛護新人

期待有潛力有能力的新人出現，這是任何一界的共同心情。這種心情之於文藝界，該尤爲熱切。因爲，他或她的出現，事先毫無徵候，更何況出現猶不能肯定他或她的成就——也許是陽光，也許是曇花——但陽光也好，曇花也罷，這總是一個喜訊。

我主編過七年多日報副刊，也編過一本文藝性的雜誌，接觸到的有寫作潛力的新人在記憶裏也不過五、六個人。而這五、六個人目前仍然在繼續寫作的却不過兩三人而已。個人的發掘不够努力也許是個原因，但新人人「難產」，却也是個公認的事實。

初學寫作的人，普遍以爲所有的園地都有門戶之見，退稿一次，這個看法便肯定一次，久之乃心灰意冷，裹足不前。這也是形成新人難出的原因。其實，這是百分之百的誤會，我敢肯定的說，沒有一個編輯不是睜著大眼在陌生的名字中尋找好作品，無奈總是失望多，收穫少。

曾有人以其作品被我退回而在別處發表，證明我有「門戶之見」（或「小圈圈」），我的答覆是：同樣有些作品是在某處退回，被却我採用。這是因爲文藝不同於科學，它沒有必然的標準。唯一的標準，便是編者對文學的看法。表面看來，這似乎很不公平，然而，藝術之可貴，就在於它的多樣性。這是個很淺顯的道理，不必多說。

在新人中發現一篇好作品，這是個十分愉快甚至說是興奮的感受。於是會很自然地興起「培養」（或說『

捧』）的念頭。根據我的經驗，這樣做常常會造成「揠苗助長」的反效果，因爲，他或她畢竟是初啼新聲，才氣雖有，功力却不足，把他說得太好，反而會使他覺得惶惶然，不知所適，失去了原來自然流露，揮寫自如的創作源頭。還有一種不好的後果，是使他高估了自己的成就，以爲已經登入龍門，從此不再努力。有些新人之如流星一閃，不再出現，我以爲這也是個重要原因。

李昂的第一篇小說「花季」和第二篇小說「婚禮」都是在我所主編的副刊中刊出，那時她才十七歲，是嘉義女中高二的學生。「花季」曾被隱地先選爲五十七年度小說（書名『十一個短篇』），而「婚禮」的成就猶在「花季」之上，僅我所見，討論的文字就有三篇。（該文曾選入我所主編的『人間選集』第三集，不久後顏元叔先生曾發表評論，認爲『婚禮』是全集中唯一耐讀的作品）從這兩篇作品看，十七歲的李昂毫無疑問已是文藝界一顆閃亮的星辰，她未來的成就，是不可限量的。

正當李昂的名字在流傳的時候，有天晚上，白先勇兄請於梨華吃飯，邀我作陪，席間，李昂的姐姐施叔青因爲聽說我在而特意趕來，她把我拉到一邊，很嚴肅很鄭重地對我說，千萬不能捧李昂，因爲李昂還太年輕，「怕昏了頭」。事實上我雖然絲毫沒有「捧」的念頭，但施叔青的叮囑，仍使我的心情十分沉重。不久後，李昂由於考取了文化學院哲學系而到了臺北，這們曾見過許多次面，我的心情十分複雜——站在讀者和同是小說寫作者的立場，我佩服她。但站在編者的立場，我却只能「話到嘴邊留半句」。這些年來，李昂的作品雖不多，却篇篇都是好作品，她的才華大致已被肯定，我才敢把這段經過寫出來，用來說明一個編者對新人出現的心情。

記得洛夫說過，一個最好的編者，也不過是第二流的人才，第一流的人才是作者，此言誠然！因此，新人儘管新，儘管年輕，編者絕無資格以師自況，以長輩自居，比較接近的關係，該是朋友。朋友貴在責善，對他的作品提出意見，這便理所當然。

包括我自己在內，鼓勵是促使寫作極爲重要的一種力量，新人多數對寫作缺乏信心，所以更需要鼓勵。鼓

勵最有效的方法，自然是提供發表的機會，但通信和聚會同樣能收到鼓勵的效果，林海音女士當年主編聯副時，佳作如林，新人輩出，她勤於跟作者聯繫，是個重要原因。那時我正駐戍外島，常有作品在聯副發表，却只知林女士之名，而不識其人，然而我經常接到林女士的信，雖寥寥數語。但她給我的鼓勵，在十多年後的今天，我仍然能感到那力量的存在。林女士卸却編務後，有好幾個爲我所心儀的名字也同時消失（如金陵，我再也沒有看見過他的作品），至於鍾理和，如果沒有林女士給他打氣，貧病交迫的鍾先生，雖對文學抱有殉道似的精神，却未必會寫出那麼多堅實的作品。其次像鍾肇政，黃春明、七等生、黃娟等，也都是由聯副出發，打下了深厚的寫作基礎，他們今天的成就，當初林海音女士的鼓勵之功，誰也不能抹煞！（黃娟赴美後顯然已放棄寫作，實在可惜！）何索（楊蔚）在其不久前出版的一本新書的扉頁中鄭重寫着對林海音女士的感謝之辭，一位編者能在作者的心目中銘刻如此深刻的印象，近三十年來，林海音女士還是第一人！

既是新人，作品有不成熟處，理應受到相當程度的寬容。新人的作品不是不可以批評，但我以爲這種批評必須以鼓勵爲出發點，愛可深，責不可切。尤其不宜因爲第三者的因素而予新人以打擊。率眞之言，但願不致引起誤會！

和張愛玲通信

我跟張愛玲女士相互通信大約有四年左右的時間，一方面是由於個人對她的尊敬，另一方面則因爲我是個副刊編輯，向她要作品。這麼多年來，她的信雖收到不少，文章却只要到一篇——「談看書」——這篇長達三萬餘字的散文是她近十多年來的創作，功夫花得雖大，依然感到十分高興。

我是所謂的「張迷」，二十年前讀她的「張愛玲短篇小說選」（香港版）即爲之傾倒。後來又陸續讀過「秧歌」、「赤地之戀」、「怨女」、「半生緣」、「流言」及最近出版的「張看」。「秧歌」和她的短篇小說

我尤其喜歡，都讀過好幾遍。隨着年齡的增長，對她作品有了更深入的體認。好作品本來就應該具有這種「能耐」！

本文不欲討論張愛玲的寫作成就，只就從跟她通信中所得到的一些「消息」，一些認識，記下來讓喜喜歡她和不喜歡的人共賞。（有些事也許是從接近她的人那裏聽來的，由於信件大多散失，已無法查證。）

張愛玲是不是還繼續在寫小說？這大概是很多人都想知道的。（前幾期的『書評書目』中曾讀到一篇文章，作者惋惜、懷疑張愛玲或已到了「蓋棺論定」的時候。這種心情大概很多人都有，張愛玲自「赤地之戀」以後便無小說發表，實在等得使人心焦！）據我所知，張愛玲並未停止寫作，她已完成了一篇小說（記得是長篇）的一部分，內容主要描叙一個軍閥的家庭。現在這篇小說是否已經寫完，或是半途而廢，則我就不得而知了。

張愛玲的喜歡出現於公共場所及不樂於接見訪客，是很多人都知道的。水晶曾寫過一篇「尋張愛玲不遇」的文章，記述他站在張愛玲所住的公寓的樓下，透過對講電話，張愛玲却說不能跟他見面的經過。但水晶後來還是見到了張愛玲，並和她作了數小時的長談（水晶又寫了一篇文章，題名『蟬』。還有一件事，却是許多人不知道的，有位住在臺北市的青年女作家（恕我忘了她的名字）。因爲傾慕張愛玲專程跑到美國，希望見到張愛玲一面。可是當她千里迢迢找到張愛玲的住處時，張愛玲却不肯見她，那位女作家失望得爲之大哭。不久便快快而返。

張愛玲喜歡喝咖啡，但也喜歡喝茶，在水晶的訪問中，她曾表示在美國買不到好茶葉。我特意到「全祥茶莊」買了一大包最好的茶葉寄出，可是意外的是，不久後她又寄還了給我，理由說得很婉轉，總之是不肯收。

另有一件事，依稀記得是劉紹銘兄告訴我的，劉紹銘對張愛玲的生活十分照顧（她進入陳世驤先生的『中國研究中心』好像也是劉紹銘的介紹），有一回，一所大學爲了尊敬張愛玲的寫作成就，決定請張愛玲擔任該

校的研究教授——撥給她一筆研究費，却不用去講課。校方爲了鄭重起見，由校長出面，請她吃飯，還請了好幾位著名的學者。事先，張愛玲已答應了這件事，但在吃飯的時候，她却沒有去，並且表示不接受這筆研究費。這其中自然有原因，我問過很多人，誰也不知道。

張愛玲的信大多寫得很短，她常犯感冒，一犯就要躺好幾天，有好幾封信裏她都提到這件事。她的字寫得很工整，圓而小，喜歡用鋼筆。辭句很客氣，總是「抱歉」、「對不起」。落款是「愛玲」。

坦白說，我雖跟張愛玲通了幾年信，但對於她的近況，所知極少。不過，鑒於對她的尊敬，我仍然以擁有這些記憶爲榮。

中國現代文學選集

二十五年來中國現代文學奮鬪的主調

第一卷　新詩與散文　平裝一二〇元　精裝一五〇元

第二卷　短篇小說　平裝　九〇元　精裝一二〇元

• 英譯本由聯經出版事業公司印行

書評書目出版社　郵撥：一九二七四書評書目社

電話：五八一六二八三